

離開學校到了社會後，由於工作上的需要，我曾參加過不少專業性的研訓或成長班，尚稱是個"求知若渴"的用功學生。但在慈林文教基金會先後上過的『社會發展研修班』、『政治家研修班』，我卻始終沒有領到結業證書----事實上，我始終認為自己一直都仍在實習成長中，領取文憑似乎不是那麼重要了。

1994那年，我因參與環保團體民間版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草案之修法研商與國會遊說運動，而有機緣參加慈林『社會發展研修班』。對於一個正陷於環保運動困境中的環保工作者而言，慈林適時提供我沈澱省思的空間。

初到慈林，發現那裡聚集了各路"英雄好漢"，各個頭角崢嶸、能言善道，唯一共同點是大家都很關心社會弱勢族群及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上課時，人人勇於表達己見，甚至為了不同的論點而和老師、同學們當場激烈辯論起來----這對一個從小在"權威至上"的學習環境中成長的我而言，是何等的震撼！因此，潛藏在我內心的那股反威權的意識逐漸甦醒。

課堂上大家從民主社會談人權、婦女運動、勞工殘障等弱勢族群的權益，到社會動員、非武力抗爭等，在在拓展了我的視野，也啟動了我的思辯與行動能力。課後，自然而然地在自己工作領域中，認真地實習驗證----從與農委會、國會立委協商通過民間版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草案，到成功地促使台北市政府闢建關渡自然公園的漫長催生遊說過程，豐富了我溝通協調及動員折衝的經驗。

從此，慈林精神像在腦海中烙下印痕般，深刻影響我的行事風格，就如同一位智慧長者在我面臨理念與現實衝突時，即時給予指引與鼓勵。

2000年我有幸追隨林義雄主席參與台灣政黨輪替之總統大選行列，然後走入政府體制內成為政治工作者。因此我又有機會再次回到慈林，參加第一屆『政治家研修班』。在這個班裡，新、舊官僚齊聚一堂，個個人生閱歷豐富，處事經驗與態度卻是迥然不同。從剛開始人人爭著各說各話，到最後彼此互相尊重、專心傾聽對話，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心境竟有如此大的轉變，想必大家點滴在心頭。

從慈林出來的學員不一定都會成為傑出的政治家或社會改革者，但我深信個個都會是關愛土地和人民的心靈改造工程師，在他所依存的那片天地裡努力影響更多人活出生命的意義。※